

一位革命鬥士的志操

賴景瑚

——喬家才著「海天感舊錄」書後

我的老友喬家才兄送我一冊中外雜誌社爲他出版的「海天感舊錄」。這是他近年陸續發表的十三篇文章，也是一部清新雋永而有歷史意義的散文集。

他在「黃埔當年鐵與血」那篇中，提到他和我四十多年前在粵初相識時，他對我的「一點印象」。我五年前在紐約讀了這文，才知道在一千餘國大代表中，我還有這位多年不通音信的老友。和我相交已逾卅載的潘公展兄讀了這文，也對我說：「你北伐時在廣州所做的一些工作，怎麼你從來沒有對我講過？」他大概不知道我是不大喜歡對朋友談自己的過去的。

這便引起了我少年時期參加國民革命的回憶。我乃透過中外雜誌和家才重建了隔斷那麼多年的友誼。近年我常常返國省親訪友；每次我必到喬府去看他，并和他促膝對談，歷久不倦。我們一講到北伐初期我們所經歷的一切，均有滄海桑田，恍如隔世之感。

「海天感舊錄」有四篇以戴笠將軍爲主題；兩篇記述山西省辛亥年的光復和淪共前的五百完

人殉難；一篇說西安事變時的掌故；兩篇講抗日戰爭時的幾個故事；兩篇談到反共鬥爭和太行山上「打游擊」；最後兩篇乃他在北伐、抗日和反共那幾次戰爭的個人經歷。除了辛亥革命他因年幼未能參加外，他幾無役不與。這十五篇文章各有其本身的特質，却又互相關聯，雖可分開來瀏覽，但如能一口氣讀下去，我們便可以看見這位愛國志士一生奮鬥的全貌。

這部書所記載的史料，有許多是在普通書報上讀不到的。即以戴笠將軍而言：我看了家才對他的描寫，才知道他對抗戰有很多功績；尤其是他與美軍情報機關的合作和在敵僞後方的種種佈置。他與周佛海輩的聯絡及在日軍投降前後的軍事部署，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加以表揚的。我以前和一般人差不多，不太了解戴氏「特工」的性質。我讀了家才這書，才知道戴氏的深謀遠慮和公忠體國。

此書所敘述的有關山西的兩章，不但使國人明白山西對於中華民國肇造時期的貢獻，而且也使讀者敬佩山西人反抗毛共入侵晉土的犧牲精神。

家才便成了他桑梓之邦一位最有力量的發言人。他又在好幾篇文章中，說到他的幾位同學如何爲國出力、如何爲黨盡忠、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。他雖在求學時遭遇過共產黨的迫害，離校後復因工作關係而受過不少委曲；但他對母校和同學，只有愛護、沒有怨尤。這是不不可多得的。

上面所提到的我和他初次會面，他對我們兩個青年的邂逅相逢，便有如下的生動敘述：「在廣州的東山，中央黨部有一個英文通訊社，向國外發佈英文稿子。主持這個機構的有山東何仙槎、察哈爾董秀明和河北李貫英……我在那裏遇見湖南賴景瑚。賴先生短小精幹，態度非常積極。他擔任黃埔高級班的教官，穿着一套呢西裝、皮幫腿、頂有精神。」我那時從美國留學歸來不久，正以青年人的熱忱及傻勁，加入國民革命的行列。

黃埔軍校爲應前方需要，特在後方辦無線電高級班。班主任是曾在美國研究無線電工程的李範一。他請我辭去中央組織部的職務，去教有關機械工程的課程。李熙謀、曹仲淵和莊智煥等，



喬家才先生（左二），抗戰時任第一戰區
黨政軍工作總隊長與中美班副主任楊蔚（
右第一人）及美籍教官合影。

同爲此班的教官。我們遴選軍校各期畢業生之愛好數理者五六十人，來班受訓。我們爲求交通及購置器材的便利，授課不在校本部，而在廣州市天字碼頭附近的一個大廈。學生受訓完畢，立即派往前方部隊服務。此乃中國第一次在軍隊裏以無線電傳達命令交換情報。我們因而幫助了前方戰事的勝利；但也有十多位同學爲國捐軀。

家才那時剛從山西秘密來粵，考入軍校第六期入伍生部。他和我的年齡相差不過，志趣很接近、復同感共產黨危害祖國生存的大威脅。我們第一次相見，便覺得兩人談話很投機。他在那書同一章內，又寫：「他（指筆者）告訴我高級班有一位第四期同學，叫做葉維，四川人，原先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重要幹部，同共產黨是死對頭。他因孫文主義學會解散，勢力孤單，在高級班孤軍奮鬥，鬥不過共產黨，終於前幾天被趕出高級班。我才知道不只我們第六期同學受共產黨壓迫，連高級班也不例外。」

葉維是我在高級班的得意門生。他成績優異，敦品勵行，而且熱情洋溢，大義凜然。他那種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的神氣，現在事隔四十多年，我還記得很清楚。北伐成功以後，他常到我的南京寓所，和我暢談救國大計。他始終認爲共患是中國最可怕而最需要全國一致對付的。他一再促我要在中央不斷的喚起當權人的警覺。他真是一位有遠見、有志氣的純潔青年。可惜天不假年；他在七七事變以前，便在四川原籍病逝。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一個損失。

家才過去還曾出版「關山煙塵記」，也是一

部情文并茂的著作。凡讀過他文章的人，都想問：爲甚麼他以從幼就受軍事教育，及長又爲國事奔走四方的鬥士，既能下筆萬言，又有那麼好的文筆和那麼多的時間。這當然是由於他的學養和興趣；他復有過人的精力。可是我覺得他的長處，不單在他的文藻，而實在他的爲人。我們在他文章的字裏行間，也可以看出他對國的敬愛，對黨的忠貞，對人的誠懇篤實，對事的大節不奪。這便是許多朋友對他由衷欽佩的原因。

這部「海天感舊錄」，顧名思義，自然是著書人懷念故人，發抒感慨的寫作。然而，我不把它當作普通的「隨筆」或「回憶」一類的文字；因爲，它有血有淚、有骨有肉；既富有真摯的情感，復爲翔實的紀錄。因此我覺得我并不是在這裏寫書評或對家才作言過其實的讚頌；我不過說出一點發自心坎的感慨，也表示一點我對老友一種持久不變的友誼。

（一九七五、四、十、台北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

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

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

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

，即可收到書刊。